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4.017

# 语言幻象背景下的网络生态： 语言与存在的断裂<sup>①</sup>

陈海庆<sup>1</sup>, 邢兆梅<sup>2</sup>

(1.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2.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人们对网络语言的认识往往忽略其主体认识偏见。从主体方面讲,网络语言是网络主体自由表达假象的产物,是一种幻象。幻象理论通抵人类理解力的幻象偏见,有效地解释了网络语言流行的主体认识论根源,更反映了网络环境中语言与存在的断裂。因此,要用辩证的方法,厘清网络语言中本质与非本质存在,并在和谐哲学的指导下,于混乱中寻求网络语言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思维与语言的和谐统一,为网络语言和网络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关键词:**洞穴幻象;种族幻象;剧场幻象;市场幻象

**中图分类号:**B56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4-0118-09

## 一 四种语言幻象的作用机制

以往对于“幻象说”的评价,往往着眼于它批判了经院哲学,探讨了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认识论根源。毋庸置疑,肯定这些是必要的,但却忽略了它的实践理性价值,缺乏对具体认识论问题的分析。因此,本文基于幻象理论,旨在正确运用人类理智,解析网络语言流行的主体认识障碍,进而还原语言的价值理性。

### (一) 洞穴幻象

“洞穴幻象”是培根直接取自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所谓“洞穴”,就是每个人所属的那个范围、性情,它束缚着人的思维,歪曲着人们的认识。但由于人们久处其中而不知,所以误把自己的喜好当成实在。培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穴和窠臼,每个人从其经历、教育、社会背景、价值追求、习惯出发看待事物,因而歪曲真相。人类的直接经验不是关于现实的经验,而是存在于思维之中,暗示了没有经过训练的心灵的局限性。网络语言在形成机制上,也存在着主客观的局限性。笔者对《咬文嚼

字》杂志社发布的2008~2017年100例最流行网络新词<sup>①</sup>(以下简称“100例网络新词”)的词源进行调查发现,从客体方面讲,58%的语词源于网络爆料、网络游戏、网络文章等非正式语域(register)<sup>②</sup>(见表1)。

例如,2010年十大流行语中排名第一的“给力”,它出自网友配音的日本动画片《西游记·旅程的终点》——唐僧师徒历经磨难到达天竺,发现那里只有一面写着“天竺”二字的小旗,孙悟空抱怨道:“这就是天竺吗?不给力啊!”该动画受到网友追捧,“给力”也由此流行。由此可见,最初形成网络语词的语场(field)多为匿名式的网络交流活动,语旨(tenor)为临时性的交流角色关系,而语式(mode)为口语化的书面语,具有情境上的局限性。另外,从主体方面讲,网络语言背后的故事多为独立事件或极端事件,如“躲猫猫”“钓鱼(执法)”“失联”等,其形成具有偶然性和个别性,并不一定能够反映语用主体对语词的普遍需求。而网络主体认为这种个性化的语言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合适

① 收稿日期:2019-02-23

作者简介:陈海庆(1957-),男,辽宁大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用学、语言哲学、话语分析研究。

①《咬文嚼字》杂志社从2008年起,每年广泛收集社会语生活使用中(在网络媒介和纸质媒介上都被广泛使用)的高频词语,约请应用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共同对这些词语进行评议、甄别、比较,最后认定该年度的十大流行语。

②语域(register)是语言使用的场合或领域的总称。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将其定义为,语言变体可以按照使用的情况划分为语域。下文所提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为语域的三个社会变量;语场指语言使用时所要表达的话题内容和活动,语旨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角色和相互关系,以及交际意图,语式指进行交际的渠道或媒介。

的,却并不自觉其中的偏颇和疏离,因而可以说是 一种“洞穴幻象”。

表 1 2008~2017 年 100 例最流行网络新词词源调查

| 词源                       | 比例  | 例词   |
|--------------------------|-----|--|
| 网络爆料                     | 20% | 躲猫猫;被就业;钓鱼;伤不起;我反正信了;点赞;最美 XX;你懂的;失联;一言不合就 XX;任性;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拼爹;女汉子;主要看气质;洪荒之力;小目标;可能 XXX 假 XXXX;油腻;神马都是浮云 |
| 影视剧、纪录片、动画片、流行歌曲、网络游戏、小品 | 13% | 不抛弃不放弃;穿越;非诚勿扰;蜗居;元芳,你怎么看;中国式 XX;躺着也中枪;葛优躺;舌尖上的 XX;纠结(动画片);忐忑(歌曲);秒杀(游戏);不差钱(小品)                         |
| 日语词源                     | 12% | 宅男宅女;XX 控;达人;给力;卖萌;逆袭;吐槽;高富帅;断舍离;萌萌哒;脑洞大开;高大上  |
| 汉语方言                     | 6%  | 山寨(广东);坑爹(东北);赞(吴方言);怼(东北);扎心了老铁(东北);尬(台湾)   |
| 英语词源                     | 5%  | 气场;新常态(new normal);创客(maker);Hold 住;打 call   |
| 网络书籍、网络文章                | 2%  | 蚁族;围观  |

## (二) 种族幻象

“种族幻象”根植于种族的本性之中。由于人类在认识事物时,不是以客观事物本身为尺度,而是以自己的主观感觉和成见为尺度,从而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中掺杂着许多主观的成分,“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sup>①</sup>。培根指出,种族幻象的产生或者是由于一种情感的灌注,或者是由于感官的无力。而人类本性最大的缺陷来自人类的感官本身,它迟钝、不称职。感官的欺骗性使人的认识易被积极的东西,而不是消极的东西所激动,然而对真理

而言,消极的例证更有力量。事实上,大部分网络语言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感性特征及其赋予语用主体的主观感受。网络语言作为一种存在,成为经验主体感性直观的对象,而不是知识的产物。例如,笔者对这“100 例网络新词”进行分析发现,有 77% 的网络语词是通过语体刺激、情感刺激、情节刺激、视觉刺激、方言刺激、语音刺激、语义刺激等方式来增强其感官性(见表 2)。

表 2 2008~2017 年 100 例最流行网络新词感性特征调查

| 感性刺激模式                                 | 比例  | 例词   |
|--|-----|--|
| 语体刺激(故意夸大或夸大,故意使用感情色彩不定词汇)             | 30% | XX 帝;XX 达人;XX 控;断崖式 XX;高富帅;最美 XX;穿越;女汉子;土豪;神器;高大上;剁手党;洪荒之力;蚁族;秒杀;接地气;微 X;蜗居;宅男宅女(中:喜欢待在家里/贬:太闷);二代(褒:姚二代/贬:官二代/中:星二代);土豪(贬:排斥/褒:羡慕/中:客观描述);奇葩(贬:讽刺/中:调侃);任性(贬:不计后果/中:敢做敢当);网红(中:网络红人/贬:素质低下);套路(贬:圈套/中:方式方法);油腻(中:外貌描述/贬:令人讨厌/褒:可爱);流量(中:客观描述/贬:文化评价);脑洞大开(中:一般联想/贬:联想太奇特,匪夷所思);一言不合就 XX(褒:突然做好事/贬:突然做坏事/中:客观描述);可能 XXX 假 XXX(中:客观描述/褒或贬:主观感受) |
| 情感刺激(通过大众对相关影视、纪录片、动画片等娱乐性作品的固有情感进行刺激) | 13% | 不抛弃不放弃;穿越;非诚勿扰;蜗居;元芳,你怎么看;中国式 XX;躺着也中枪;葛优躺;舌尖上的 XX;纠结(动画片);忐忑(歌曲);秒杀(游戏);不差钱(小品)   |
| 情节刺激(通过语词背后的故事情节进行刺激)                  | 10% | 躲猫猫;被就业;钓鱼;拼爹;伤不起;我反正信了;你懂的;失联;任性;一言不合就 XX   |
| 视觉刺激(故意增加外文字母或符号、故意使用简写形式、故意形成画面)      | 9%  | Hold 住;大 V;打 call;互联网+;断舍离;吃瓜群众;葛优躺;囧;油腻   |
| 方言刺激                                   | 6%  | 山寨(广东);坑爹(东北);赞(吴方言);怼(东北);扎心了老铁(东北);尬(台湾)   |
| 语音刺激(无关谐音)                             | 4%  | 围脖;鸭梨山大;神马都是浮云;蓝瘦,香菇   |
| 撒娇卖萌刺激                                 | 4%  | 亲;卖萌;萌萌哒;宝宝  |
| 语义刺激(故意使用敏感性词汇)                        | 1%  | 裸  |

<sup>①</sup>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13 页。

人们之所以故意对语言的“声音”“形式”“内容”“色彩”等进行加工,就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易被这些具有感官刺激性的积极的东西(如被故意夸大或夸大,感情色彩浓重或者不定的语词等),而不是消极的东西所激动,人的思维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受感情和意志的支配和渲染。正如培根所言,“这些直接刺激感官的事物竟能胜过那些非直接感官的事物,纵使后者更为重要。”其后果是“思考一般总是随视觉停止而停止,甚至对看不见的事物就很少有所观察或完全没有观察”。这是“种族幻象”的一种表现,“是人类理解力受到的最大阻碍和扰乱”<sup>①</sup>。

### (三) 剧场幻象

“剧场幻象”指不加批判而盲目顺从传统的或当时流行的各种科学和哲学的原理、体系及权威而形成的错误。在培根看来,流行的哲学体系都只不过是舞台戏剧,以一种不真实的幻景来表现哲学家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这比真实的世界可能使人感到更精致、更加令人满意,但却远离了客观真理。网络语言的“剧场幻象”一方面表现在网络空间内,交际主体丧失交往理性和责任感,盲目跟风,由此导致花言巧语、讹语,甚至攻击、谩骂等违规性语言行为增加。在笔者对网络称呼语的一项语用调查中,针对网络称呼语被广泛使用的原因,61.70%的被调查者表示大家在用,自己也不自觉使用,即为被动使用(见表3)。

表3 网络称呼语语用调查(1):您使用网络称呼语是主动使用还是被动使用?[单选题]

| 选项       | 小计  | 比例     |
|----------|-----|--------|
| 被动使用     | 414 | 61.70% |
| 主动使用     | 257 | 38.30% |
|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 671 |        |

另一方面,网络语言跟风现象的层次与类型、广度与深度使某些言语活动不再是合作式的伦理交谈,而是更具有物质价值的“交换”行为,具有伪善性质。在笔者近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亲爱的”“美女”“哥哥”“姐姐”“宝宝”等称呼语均给人以不真诚之感,并有25.07%的被调查者认为过分亲昵的称呼让人感觉虚伪、不真实(见表4)。

究其原因,以购物行为为例,假使销售者称呼陌生的顾客为“亲爱的”:(1)其语用动机在于利益的驱使,是语言贿赂;(2)其方式为自轻自贱,故意降低自己的交际地位,是伪尊重;(3)其结果是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难辨真假,是受目的-工具理性控制的伪善的言语行为。关于伪善,康德认为,是掺杂着喜好与欲求去做表面上合乎道德律的事<sup>②</sup>。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的缺失让更多人交往时不是出于理解的目的,而是出于利益的驱使,这是“伪善”行为。卢梭指出,伪善“导致人与人之间充满虚情假意,难有真情”<sup>③</sup>。在伪善的包围之下,身处剧场中的人们,只能根据这种“虚构的布景的式样”来想象世界,最终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化与信任危机。“剧场幻象”的形成,如看戏一样,虽然目的在于娱乐,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剧中故事情节的感染,使剧中所流露出的感情、思想、价值观念等被我们所接纳、所汲取。因此,在认识语言的过程中,人们对一些网络语词中的各种“剧本”信以为真,把并不真实的布景当作世界的场景,从而丧失批判和怀疑精神,这就难免导致认识错误。

表4 网络称呼语语用调查(2):您认为使用网络称呼语有何负面影响?[多选题]

| 选项                        | 小计   | 比例     |
|---------------------------|------|--------|
| 出现不文明用语,不利于社会文明           | 170  | 12.21% |
| 使语言使用不规范,对正规文学、传统文化产生负面影响 | 376  | 27.01% |
| 交流过程中易出现误解                | 250  | 17.96% |
| 容易出现代沟                    | 228  | 16.38% |
| 过分亲昵的称呼让人感觉虚伪、不真实         | 349  | 25.07% |
| 其他                        | 19   | 1.36%  |
|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 1392 |        |

### (四) 市场幻象

“市场幻象”指的是人们在市场上来往交际中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不严格而产生的思维混乱。因为语言的意义是根据普通人的理解来确定的,如果用语选择得不恰当,就会阻碍人们的理解。尽管人们相信他们的理智能够正确地使用语词,但实际上语词也会反作用于理智,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

①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②王宏:《伪善论》,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25页。

③范均:《追寻真诚——论卢梭与现代自我认同》,《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使哲学和科学流于诡辩和无能为力。毋庸置疑,语词的不准确、多义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理解—解释上的混乱,是形成“市场幻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培根的后继者洛克也把语词的误用引入认识的障

碍之中,并指明了滥用语言的几种情况。笔者通过对这“100例网络新词”进行调查发现,有41%的语词在语义、语用和感情色彩等层面都表现为故意含混、暧昧,具有主观不确定性(见表5)。

表5 2008~2017年100例最流行网络新词主观不确定性调查

| 不确定类型       | 比例  | 例词   |
|-------------|-----|--|
| 感情色彩不定      | 12% | 宅男宅女(中:喜欢待在家里/贬:太闷);二代(褒:姚二代/贬:官二代/中:星二代);土豪(贬:排斥/褒:羡慕/中:客观描述);奇葩(贬:讽刺/中:调侃);任性(贬:不计后果/中:敢做敢当);网红(中:网络红人/贬:素质低下);套路(贬:圈套/中:方式方法);油腻(中:外貌描述/贬:令人讨厌/褒:可爱);流量(中:客观描述/贬:文化评价);脑洞大开(中:一般联想/贬:联想太奇特,匪夷所思);一言不合就XX(褒:突然做好事/贬:突然做坏事/中:客观描述);可能XXX假XXX(中:客观描述/褒或贬:主观感受) |
| 一词多义        | 10% | 山寨(冒牌的/民间的/非正式的);裸考(无准备/无加分);蜗居(空间/精神);神马都是浮云(抱怨/感叹/超然);我反正信了(真信/说反话/无厘头的搞笑);吐槽(嘲笑/讥讽/抱怨/谩骂);元芳,你怎么看(质疑/嘲讽/征询看法);点赞(赞/评);你懂的(心照不宣/暗示/懒得回答);葛优躺(懒散/释放压力的心理需求)   |
| 传统意义与网络意义不符 | 10% | 囧(光明-窘);围观(陋习-关注);达人(通达事理-见多识广);穿越(空间-玄、乱、令人莫名其妙);悲衰-悲催;接地气(土地之气-老百姓);有温度(物理层面-人文层面);尬(斗-尴尬);小目标-大目标;脑洞大开(异于传统词汇“茅塞顿开”)  |
| 语义泛化        | 6%  | 宝宝(婴儿-所有人);亲(最亲密的人-所有人);吃瓜群众(只吃瓜子的人-围观的普通人);怼(收拾-比拼、竞争);打call(喊、叫-支持、赞成);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朋友间的友谊脆弱-所有搞砸的事情)  |
| 一词多性        | 3%  | 雷(n./v./a.);纠结(n./a./v.);忐忑(a./v./n.)  |

通常情况下,主观不确定性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足或信息不全而造成无法对事物状态或事件运行结果做出确定的描述和准确预言,这是语言使用中的正常现象。而网络语言的主观不确定性不是由于主体认识能力不足,而是具有主观故意性,故意错位使用语言,使词与物之间失去恒定的对应关系。如2014年排名第4位的网络流行语“你懂的”,既可以表示“心照不宣”“暧昧”,也可以表示“点到为止”“告诫”;“土豪”“套路”“奇葩”“网红”“吐槽”等即使在某一具体语境中,也可以同时被用作或理解为褒义或贬义,具有模糊性。网络语言在感情色彩、语义、词性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有时固然增加了其趣味性,满足了人们对语言的娱乐性需求,但在具体的语用实践中难免会妨碍他人的理解,使其心生迷惑,甚至产生远非真实的意念,导致人们思维混乱,因而是有缺陷的语言,或如洛克所言,“是一种蓄意欺骗,是最大的错误”<sup>①</sup>。

#### (五) 四种语言幻象的互动

网络语言的形成最初缘于“洞穴幻象”。洞

穴幻象是基于人性格的偏见,是“个人幻象”。一部分非理性网络主体,借助网络技术,确立了自己的语法和语词,形成了风格化的表达方式。非理性网络主体在量上不断增多,并利用网络技术复制经验客体,强化语言的感官刺激性,由此满足了“种族幻象”对语言的感性需求。“种族幻象”是人类智慧的本性,是集体幻象,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这种无意识的刺激下,人们用技术复制经验客体的技术越严谨无误,就越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外部世界就是网络空间中所呈现的世界,是直接的和延续的,把网络空间直接等同于现实,进而将人本身置于“剧场幻象”之中。“剧场幻象”是主体受他者系统观点影响而产生的偏见,是体系的幻象。是人们缺乏理性判断,盲目跟风,把虚拟等同于现实的结果,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模仿。在这个剧场中,人们故意使用真假不分,名实不符的语言符号,形成“市场幻象”。在“市场幻象”中,网络主体为了保持自己个性化语言的效果,就会持续不断地产生更多的变异词汇,这些词汇形成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变成了另一种规则。每当

<sup>①</sup>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31页。

新的效果带来脱离原有语言秩序的危险时,这一规则就会进一步强化习俗的力量。这种个性化形式的普遍约束,甚至超出了传统语言规范的力量,使网络主体囿于“洞穴幻象”之中,并由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 二 语言幻象导致的网络语言与存在的断裂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居所”,人就在语言中,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存在,人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才能理解自我和世界。钱冠连也提出,语言是人类最后的家园,是使一个文明的所有建设黏合起来的黏合剂。语言为人类所创造,同时造就了人类;语言是人类自我思想的载体,也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因此,语言与人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统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但在网络空间中,语言仿佛就是一个工具,一个客体,是一个摆在那里,随时供人根据需要拿来使用的东西。这种语言工具观把人和语言的关系二元论化了、相互外在化了,仿佛语言是在人之外的,人也是在语言之外的。由此,网络语言幻象不仅在认识论上导致人们的认识偏见和理解障碍,更在本体论上导致网络语言与存在的断裂,具体表现为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及语言与思维之间的矛盾。

### (一) 主观与客观

认识论上语言的主客观包括两个维度,从主体方面讲,语言的主观性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的视角(perspective),情感(affect)及认识(epistemic modality)<sup>①</sup>,而语言的客观性指对物理世界的忠实反映,是基本没有主观印记的客观事实;从客体方面讲,客观论指个体性认识在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个体的主观视角应尽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人的主观视角相重叠。因此,语言的“客观”实际上就是主体间性<sup>②</sup>。反之,若语言不可以在不同人之间达成一致意见,则这种语言具有主观性。

网络语言主观与客观的断裂在于其过度的主观性,即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主体对客体的优

越性,客体被主体所构造和征服,主体成为存在的根据,具体表现为:(1)将语言看作是一个外在于主体的对象存在,对其进行任意支配、占有和改造,为自己所用。如在种族幻象中,说话者为满足他者的感性需求而故意增加语言的感性特征;在洞穴幻象中,部分网络主体为满足自身的非理性需求而故意变异语言;在市场幻象中,说话者故意对语言的语音、形态、语义、语法甚至语用进行改造,以形成风格化语言,满足其个性化需求。(2)将网络空间看成是一个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客体世界,甚至与现实世界相对立起来。如在“洞穴幻象”中,网络世界被认定为是对传统世界的突破和解构,网络主体“在场”和“不在场”的矛盾割裂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进而改变了语言的存在方式。(3)主体视角、情感与认识时常不能够在不同主体之间达成一致意见,忽视了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关系。英国语义学家奥格登(C. K. Ogden)和理查兹(I. A. Richards)曾说道,用以表达我们思想的符号既能用来达到符号的目的,也能用来达到情感的目的<sup>③</sup>,即能够促使人们行动或者产生某种态度。但在“市场幻象”中,网络语言的主观不确定性使语言中情感意义和描述意义常常出现背离,如无论“亲爱的”“裸”“宝宝”这类语词的描述意义在网络情境中怎样发生变异,其情感意义就取决于把它用来指称事物时使人首先联想到的形象,因此难以在语用主体中形成情感认同,也就难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外,在“剧场幻象”的作用下,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时而热情洋溢,时而专横跋扈,时而讥诮奚落,往往把友谊当成是一种“社会契约”。在与他者的契约关系中,他们根本建立不了任何内在联系,使网络情感变得愈发脆弱,虚假,最终导致信任危机。

主观性是人自我意识的产物,可能引向主观随意性,其极端发展是主观主义。而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主体间性的。语言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产物,即不是人给世界命名。如果没有另一个主体,是不需要语言的。正是由于人类在社会生

<sup>①</sup>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1年第4期。

<sup>②</sup>成晓光:《语言哲学视域中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建构》,《外语学刊》2009年第1期。

<sup>③</sup>查尔斯·L·斯蒂文森:《伦理学与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活的交往中,主体与主体之间有了交谈的需要,才产生了语言,而言谈是主体间性的行为。因此,海德格尔说,语言是言谈,而言谈是“共在”的所在<sup>①</sup>,即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 (二) 感性与理性

感性语言是体现人感性思维的语言,其所表达的内容主要是由感官直接感受到的事物或现象以及对事物的浅表认知,在语言形式上借助多种修辞方法,具有形象性与情感性等特征。而理性语言是体现理性思维的语言,是一种建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来实现其传播效果的信息表达方式,具有客观性、逻辑性和抽象性等特征。

网络语言感性与理性的断裂主要在于其过度的感性化,即其“种族幻象”问题,缺乏逻辑理性,表现为:(1)语言形态感性化:用语音和视觉符号吸引眼球,并由此表达个体的主观感受及利益诉求;(2)语用内涵感性化:许多流行语背后都隐含着一种独立事件、一种价值观、一种思维方式;(3)语用效果感性化:网络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赋予了网络语言无限的权力和功能,往往直接影响现实社会。培根认为,语言的过度感性化会使人们对于是非正误的理性判断受到主观直觉与经验的干扰,语言的价值在于表达理性和创见,“如果缺少了这一点,爱恋文字也就如同爱恋图画一样”<sup>②</sup>。康德明确阐述了“语言派生于知性”的观点,他的学生赫尔德传承了康德的观点,指出,在语言发明之初,哪怕仅生成唯一的一个词,那也是理性的符号<sup>③</sup>。缪勒说:“语言中所有正式的东西都是理性组合的结果。”<sup>④</sup>

因此,尽管网络交往感性化不可避免,但我们应该正视感性化发展的不足,并引入理性化追求<sup>⑤</sup>,这也是以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家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家的共同追求。网络语言只有感性与理性相统一,才是可靠的,没有一点欺骗与意外,才能给予人以真正的愉悦,“才

能使我们的的心灵在确定的真理中安家、歇息、巩固,并由此发现和注意到他人头脑中的错误、混乱、辛劳、徘徊,那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乐事”<sup>⑥</sup>。

## (三) 语言与思维

“‘精神’从一开始就……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sup>⑦</sup>,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语言与思维从发生学角度发表的精辟见解。的确,语言与思维是辩证统一的。思维作用于语言,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同时语言也反作用于思维,因为语言不仅是思维内容的反映,还能使思维内容固定下来,并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稳定的基础。

而网络语言与人类思维方式的矛盾就在于:(1)人类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的不确定性。网络语言中言语-视觉-声觉构建的公共会话感染网络思维,使其更倾向于松散结构的观念和理性与非理性交错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具有开放、多元、虚拟、强调个性化与交互式的网络化思维。网络语言、网络思维二者总是处于彼此穿插、杂糅交融的状态,它们既要相互摆脱,又不得不屈服于对方的影响,彼此相互缠绕,其结果就是网络语言愈加丰富,语义愈加复杂,语境愈加难以预测<sup>⑧</sup>。如此周而复始,不但没有规范网络语言,反而滋生更多的变异词汇,而不断变异的语言也无法为思维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基础。(2)人类思维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网络语言中充斥着标签化表达。这些网络语言将一个人圈入到两三个字内,比如“富二代”“官二代”“高富帅”“土豪”“网红”“村支书”等,将个性特征扩大为群体特征;将个别现象扩大为群体现象,如“躲猫猫”“被就业”“我爸是李刚”等,取其共性而忽略其个体的差异性。如此一来,人们在对该人群或类似现象进行理解和判断之前,往往会预设立场,判断结果也会缺乏理

<sup>①</sup>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7页。

<sup>②</sup>培根:《学术的进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sup>③</sup>王寅:《语言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64页。

<sup>④</sup>Müller, F. Max: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April, May, & June, 1861*. Bristol (England): Thoemmes Press, 1996, pp.7-14.

<sup>⑤</sup>杨效宏:《新传播格局中的社会化传播规范与程序管理》,《新闻界》2018年第7期。

<sup>⑥</sup>培根:《学术的进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sup>⑦</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sup>⑧</sup>曹进:《语言无羁:网络影响人类思维逻辑之表征》,《现代传播》2014年第11期。

性,同时易于受流行思维的诱导,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反而激化矛盾,使社会板结化<sup>①</sup>。

### 三 网络语言与存在断裂的客体根源

网络语言作为网络时代的特殊存在,与其本质特征的疏离绝不是偶然的,有主观原因,亦有客观因素<sup>②</sup>。

#### (一) 技术原因——使网络语言权力化

人类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因此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人工化。同样,人类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亦使自然语言人工化。尤其是 web 2.0 的交互性技术实现了网站与用户的双向交流与参与,使得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由此,在网络空间中,一方面,网络空间道德主体的缺席和道德标准的多元化大大弱化了网络空间的道德评价;另一方面,充满无限技术可能的网络,为网络语言的产生和创新提供了最佳环境和灵感,由此滋生了大量具有计算机技术印记的异态的人工语言,即网络语言。而且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网民群体的不断扩大,网络语言逐渐超越了互联网的范畴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sup>③</sup>。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人们被“摆置”在了网络信息技术的“座驾”之中,互联网和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强迫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网络语言在无形中被赋予了一种权力,成为网民们在网络空间中必须面对的必然事件。

#### (二) 经济原因——使网络语言商品化

“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sup>④</sup>网络技术与经济相互交织,成为推动网络语言发展的强大经济力量。网络空间中,网络利用自身媒体的技术优势及其商业背景,使部分网络语言沦为“眼球经济”或者说“流量经济”的手段与牺牲品,使作为社会联结纽带的语言变成了客体的,具有“物质价值”的商品。如在网络推手及网络表情团队商业化运作下,“躲猫猫”“钓鱼(执法)”

“我反正信了”“葛优躺”等事件博得大量关注,也成为流行一时的网络语言。网络表情符号也成为一种商品,使网络运营商获得巨大利益。因而,部分网络语言成为商品,借助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其广泛流行。

#### (三) 文化原因——使网络语言神秘化

表达危机是现代主义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危机在很多现代主义的文学中表现为寂静,不能表达,不能言语。语言不再发生作用。因此,维特根斯坦在他早期著作中写道:到此结束,不能说的,就应该缄默。所以后现代主义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语言中加入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表达另外一种声音,而网络语言成为了表达这种声音的完美载体,即故意表现出非逻辑性、非语法性、通俗化、感性化等后现代精神,使其具有不确定性,进而增强了其神秘化特征。因而,网络语言的不确定性与后现代精神的同一,加之与新媒体传播媒介密切配合,将其使用推向了极致。

#### (四) 语言原因——使网络语言感性化

人类沟通必须结网。让人类能够结成最大的第一张网是语言和文字,而人类的第二张巨网则是建立在电子技术之上,即互联网,它使人类的沟通和交流更加便捷。网络语言恰巧是上述两张网的完美统一,因而能够在现代交往中普遍流行。但在网络空间中,由于声音和体态语缺席,及其附带的形象和情感的缺失,交际效力不高。因此,在网络语言中,为了弥补声音语言的缺失,出现了许多“无关谐音”式表达;而体态语的缺失又催生了大量的“视觉符号”,由此增强的网络语言的感性化特征,极大地满足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语言的娱乐化、游戏化需求。

总之,对于网络语言与存在断裂的客体根源,语言和文化原因是次要方面,技术和经济原因是主要方面。强大的技术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交织,形成一种巨大的权力。该权力的渗透使网络语言脱离了原来的本真性,不仅与思想完全脱节,还到处控制着人们的生存之境。一方面,使交流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话语的作用是为了让

<sup>①</sup>陆学莉:《网络表达的基本建构模式及反思——基于相关案例的综合分析》,《求索》2017年第11期。

<sup>②</sup>欧婧:《论网络新生词的语言生成规律与亚文化特性》,《天府新论》2017年第4期。

<sup>③</sup>姚小烈:《中韩交流中的网络语言文化障碍》,《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sup>④</sup>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08页。

人们臣服;另一方面,语言本来作为一种存在是促进人们思考和交往的工具,但被权力所控制后,便具有哄骗性、欺诈性或强迫性,成为一种控制的力量,使人生活在扭曲的境遇。

#### 四 建构和谐的网络语言生态

和谐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态发展观。和谐哲学的核心是系统辩证法,着眼点是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落脚点是人的解放和幸福,因而是一种系统哲学、发展哲学、人本哲学,是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武器<sup>①</sup>。在和谐思想的指导下,网络语言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治理要注意四个方面的关系。

##### (一)“和”与“同”的关系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不同事物之间的统一、和谐;“同”是“以同裨同”,是指相同事物之间的简单相加和同一。“和实生物”的前提是承认差别和矛盾,认为只有不同事物之间相互结合、相互作用,才能引起事物的质变,产生新的事物。网络语言是网络技术与传统语言相“和”的产物。充满无限技术可能的网络,极大地激发了网络主体的主体性,很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网络交际需求,为语言的使用增加了生机和活力。语言是人类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语言应该是动态的和发展的。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允许网络语言以不“同”于传统语言的形式存在。

##### (二)“和”与“中”的关系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传统哲学推崇“尚中”,讲究“执两用中”“以礼制中”“因时而中”<sup>②</sup>,把握和运用“中庸之道”,坚持适度原则,是实现和谐的原则和方法。“中”是实现“和”的根本,“和”是“中”发挥作用的结果。网络语言在量上的爆炸式增长和在质上的不断下滑,其过度感官性和理性的断裂,过度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断裂,都是由于其发展的不“中”导致不“和”。因此,要解决网络语言的主客观、感性与理性等的矛盾问题,使其保持“和”的状态,就必须学会“中庸”,坚持适度的原则,限制网络语言在量上的无限增长,把握好网络语言质和量相

统一的度,适当弱化其感性和主观性特征,以保障其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的协调发展。

##### (三)“和”与“谐”的关系

“谐”有相合的含义,即“内外和”,就是破除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隔阂,实现人的内心感知与外部世界的统一,从而达到自我和谐。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与客观情况越一致,自我需要的满足层次与实际可能越协调,他的内心就越平衡、心态越健康、身心越和谐。人的心态和谐了,才有可能实现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伦理也认为,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网络语言在其发展中,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从思想到字形的转化过程,即思想与字形变化的疏离,由此导致人类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无法稳定下来,极易受到流行思维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反而激化了人与自身、人与世界的矛盾,心理发展不平衡,使说话者本身变成了一个被异化的人。因此有必要在发展伦理的基础上构建语言发展伦理,以建立正确的网络主体道德意识,加强对网络主体的网络道德教育和培养,实行道德自律。只有让道德价值成为网络语言的终极管理者,才是持续的、有效的管理。

##### (四)“和”和“仁”的关系

“和”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仁爱”。孔子说,“仁”就是爱人,体现在言语行为上即讲究“言忠信”:一方面是指说话或写文章的真诚态度,另一方面是指言语主体的忠心,即对于言语对象的道德责任。事实上,网络语言“四幻象”问题的根本在于其真诚性情感意义的缺失,即只注意到了语言在符号上的使用,任意炮制和改造语言符号,而忽视了语言的情感意义。网络语言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的断裂往往也造成语用上的不平衡,给人以不真诚之感。情感表明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使人们获得某种内心的满足,是人类的一种生存需要。语言中需要的增长和工具理性的增加所导致的真诚性情感的缺失,对语言和人类交往来说,都是一种退步。因而,要

<sup>①</sup>周德义:《和谐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sup>②</sup>黄石明:《论中华美学精神核心范畴“中”的哲学原点》,《中国美学研究》2018年第2期。



增加网络语言管理中的真诚性要求,限制网络空间中与“言忠信”相悖的言语行为,如巧言(“巧言乱德”“巧言令色”)、佞(“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讪(诽谤)、伪(言而不实)、僭(超越自身的地位、身份的言语行为)及道听途说等不良言语行为,构建真诚的语用伦理,营造真诚的语言环境。

### 结语

语言是国家资源,网络空间是人类命运新的共同体。网络空间语言与存在的断裂,既有客观原因,更有主体因素。从客体方面讲,技术和经济力量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权力,使网络语言脱离其本真性,并成为一种控制力量,控制着人们的生存之境。从主体方面讲,培根的“四幻象”理论有效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谬误中的主体根源,“洞穴幻象”使一部分非理性网络主体利用网络技术,确

立了自己风格化的表达方式。“种族幻象”强化语言的感官刺激性,以满足人们的感性需求。“剧场幻象”盲目跟风,把网络空间等同于现实,最终形成“市场幻象”,并构成一种普遍约束,使网络主体囿于各种幻象中而难以脱离。面对语言幻象所导致的网络空间语言与存在的断裂(具体表现为网络语言过度的主观性、感官性及思维方式的不确定性和片面性等),要在和谐哲学的指导下,用辩证的方法,正确处理好“和”与“同”、“和”与“中”、“和”与“谐”、“和”与“仁”的关系,在混乱中努力寻求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语言与思维的和谐与统一,构建和谐网络语言生态,使网络语言的发展在横向能“惠及全体公民”,纵向上能够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并重,内核上能够满足包括人的尊严在内的物质精神等各种需要,并最终为网络语言和网络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 On Network Ecolog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Language Idols: The Divide Between Saying and Being

CHEN Hai-qing<sup>1</sup> & XING Zhao-mei<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2.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The previous study on network buzzwords always neglects the epistemological idols on the part of the subjects. Originated from the illusion of free expression on the part of network subjects, some network buzzwords are idols of various kinds in essence. Thus the Idols Theory well interprets the epistemological origin of the popularity of buzz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 and further reflects the divide between language and Being in cyberspace. In this light, it is necessary to discriminate the essential from non-essential dialectically in language, and manage to pursue the harmony and unity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thinking and language in the chaos of network buzzwords, in the service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network language and network ec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Harmony Philosophy.

**Key words:** the idols of cave; the idols of tribe; the idols of theater; the idols of market

(责任校对 钟丽)